

從

惘音惘，勞去聲，媮同，偷，呢音足，訾音資，喔音屋，伊，嚙音儒，吮音倪，滑音骨，汜音泛，鳧音扶，驚音木。

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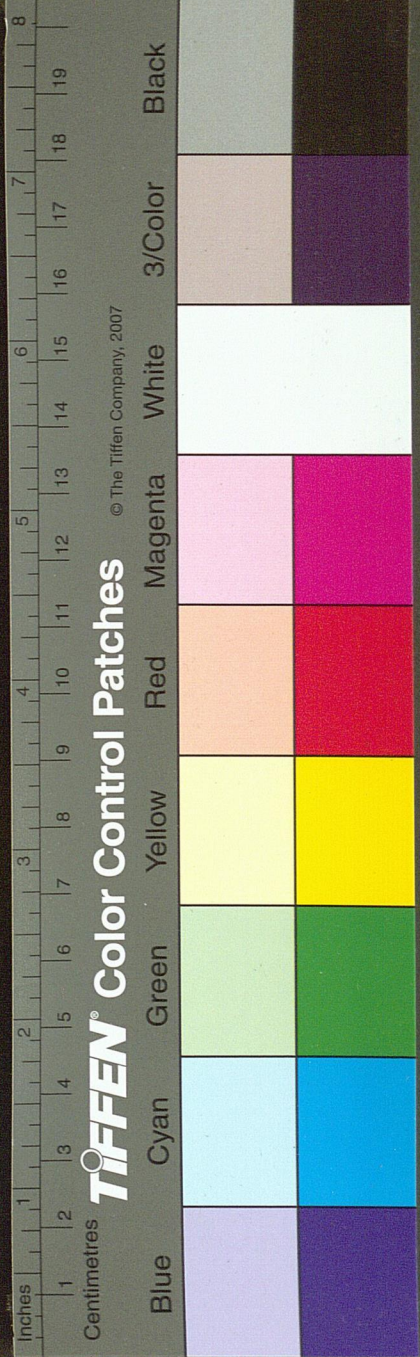
端正也。策，著草也。端，策將以筮也。龜，灼龜也。拂之將以下也。惘，惘歎也。誠實傾仄貌。樸，質也。遊，謂也。大人謂蔚然負鉅望之人，諱忌也。呢，訾求媚也。慄，詭隨也。喔，強言笑貌。嚙，示人以儒雅兒童之狀也。突，梯謂可攀援也。滑稽，舌轉不窮也。如脂，潤也。如韋，柔也。絜，楹比柱之員也。昂，昂雄壯貌。汜，浮沉也。騏驎，良馬名。黃鵠，大鳥也。一飛千里。鷺，是水鴨也。夫卜則或著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者君之事，而所卜君之意也。君今將卜者，果何事乎？屈原曰：忠與佞殊途也。安與危殊事也。吾寧惘惘歎歎，血誠重疊，期於必竭，必及使有術以行其忠，亡或不致獲戾。惟樸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於太真，則失之於元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來者，勞之則慰，一身環旋於前後之際，如斯於元窮乎？是與忠樸殊途矣。寧力耕原野，誅鋤草茅，以自食其力，埋名隱晦，不求聞達者也。抑將遊謁大人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雷聲名於天壤乎？此較之不求名者，低矣。較之不顧名者，不猶愈乎？是又與隱者殊志矣。寧佇立朝端，陳辭侃侃，不避忌諱，夫正言易招人主之怒，不諱多來讒賊之口，以易怒之主，又益以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苟利君國危身，所不計也。抑富貴人所同欲，道德榮昌，不可望也。不義之尊崇，不可居也。聊從世俗之富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

厚講

旁去聲 下同

朝音潮

樂音洛



夫音扶
下同

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鍊。或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倏然遐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抱思而求媚。飾詐以文。藏狼於弱。將此法以事婦人乎。若將法事婦人。則可奈何。以事君也。以妾婦自待。不可言也。以婦人待其君。尤不可言也。或混俗和光。之不可寧取廉守潔。正以持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諧媚之術。攀援以上。升員轉而不滯。滑而已潤。又益之以如脂之潤。稽則已柔。又益之以如韋皮之柔。而此楹柱之員。轉乎。夫君比臣。以如楹柱而欲其直。臣則自比於楹。而較其員。且滑焉。欲員以希寵。國事尚可問耶。或欲涉遠道而昂。七若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感七而靡所騁矣。將若汜汜為水中之鳧。以與世浮沈乎。而汨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溺矣。以言力可負重。思與貧才而同列。是如駢驥。並馳也。今則抗騏驥之軛。而不能行。遂墮。驚馬之後。塵乎。將高蹈而遠舉。是與黃鵠齊飛也。而黃鵠之冲霄。不可比也。將不能遠舉。而乃下至於雞鶩。競飲啄乎。夫此數者。吉凶已定。夫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以心煩意亂之餘。不知所從。則此事之孰吉孰凶。而予之何去。何從也。先生其為我詳決之。

此段自
嘆世之
顛倒似

世溷濁
而不清

蟬翼為重
千鈞為輕

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

瓦釜雷鳴

詭譎人高

張賢士無名
吁嗟默默兮孰

知吾之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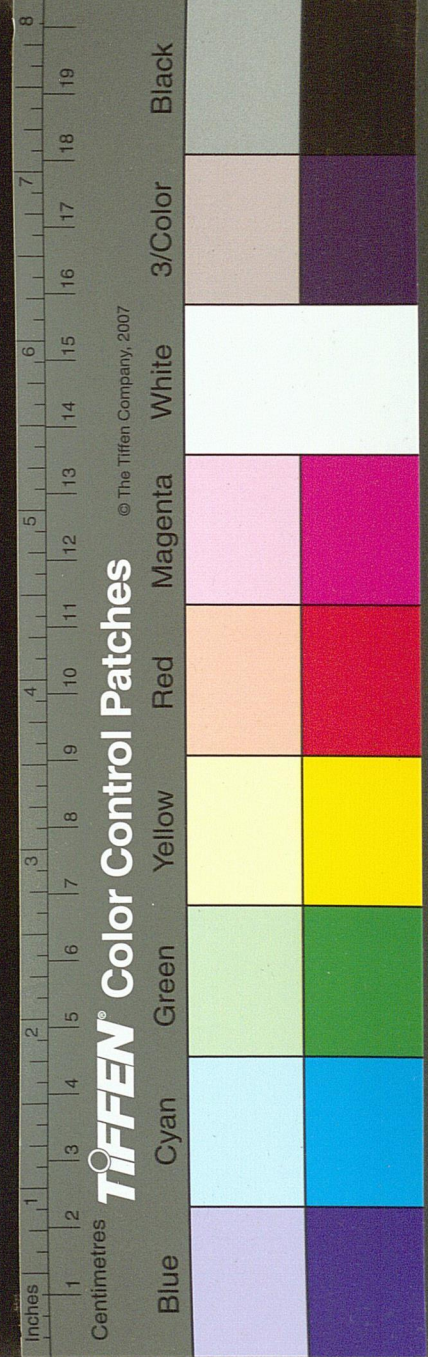
溷音混

總見心
煩意亂

古今文精言

卷六

十五



又况一段感慨自言所以求卜之由也

原

然今日之世吾知之矣蓋溷濁之世也何以見世之溷濁而不清也則輕重不致相反六律不致於失調賢士不致於失所不清則輕重倒置蟬蛩至輕也而反為重干鈞至重也而反為輕是又何足與論輕重乎以声律言之黃鐘為六律之首今則毀棄六律俱坏矣瓦釜本无声反同於雷鳴何况有哲之士加以毀謗而泯滅其名声吁嗟世既至此夫復何言惟默上自傷而已又孰知吾有廉潔之操忠貞之節也哉是可慨也已

此段見人心意不定即龜策亦不足憑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

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舍也謝辭也

原

詹尹問原卜居之意乃釋策而辭謝之曰夫事之有定者鬼神不得知也故自其有定其心而未定者鬼神不得知也故自其有定者而觀之則尺長寸短物无有不足知无有不明因其數得以及之神以通之自其未定者而觀之則用尺或過於尺而尺短矣用寸或不至於寸而寸不有所長乎物亦有所不足之時不能於人心求足也知亦有所不明之時不能於未定時求明也即蓍策之數有時不足者何也以君心中之神有時不足以通之若君之心以行君之意龜策雖灵又何足以知

古文精言 卷六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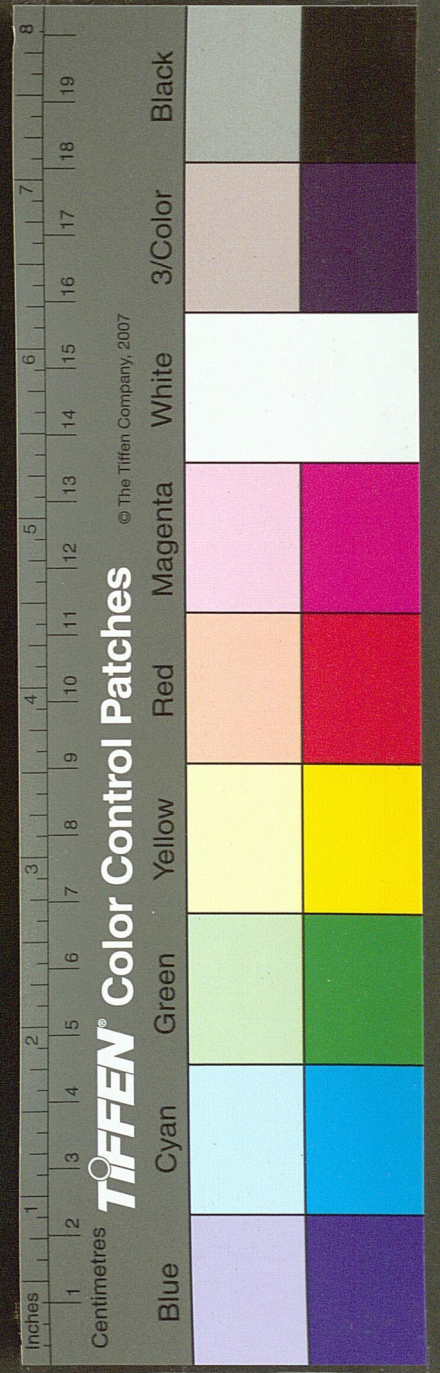
附攷 楚怀王 拒屈原 之諫信 張儀之 詐往朝 於秦為 秦所留 而卒子 頃襄王 立又問 誰而棄 屈原不 用故投 汨羅江 而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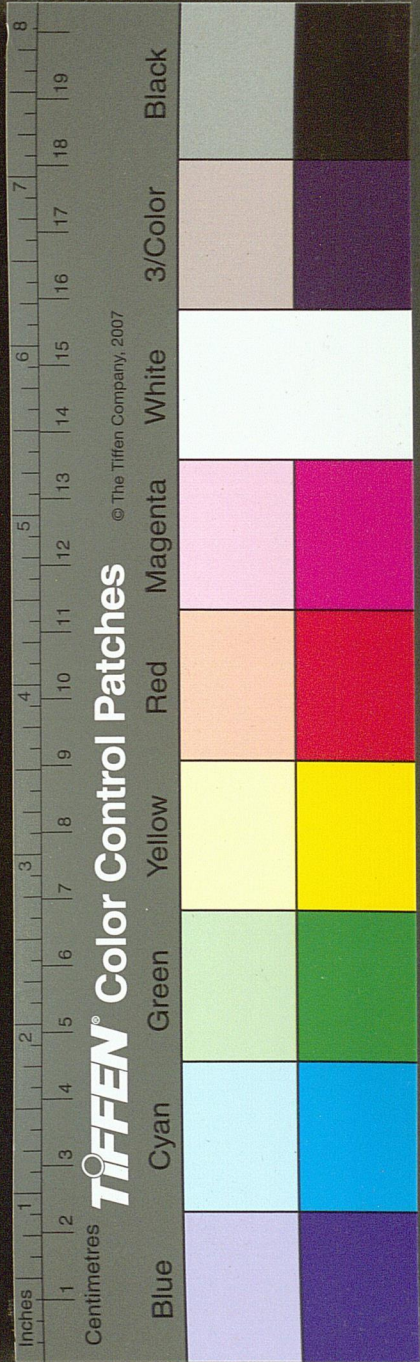
之君但審君之心行君之意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吉凶去從龜策鬼神誠不能定也

評三

篇中以蔽障於讒四字是綱領蓋惟蔽障所以三年不得復見也靈均為國之忠立

身之潔濱九死而不悔豈有此吉凶去從之問但以竭智盡忠上不見察於君下不見諒於俗無處告語故平空撰出問卜公案以為借著卜之陳詞庶幾可質諸鬼神以自白其廉貞此無聊之極思也中段八個寧字八個將字語意低昂隱隱可見然世亦無鬼神許人悖道求合詹尹釋策所謂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者也屈原借卜而發其悲憤之意豈真不知而問哉篇中計六易韻亦騷之遺音其文勢嵌嵌錯落尺幅中具有千變萬化之態真絕妙好文





楚辭卷之八 漁父辭

漁父辭

父音甫

屈原

屈原名平字靈均楚王內有夫人鄭袖所諂外有張儀所毀故屈原屢諫不從又有上官大夫所譖乃被放逐牢騷不平因作離騷經篇中有漁父辭託為漁父問答之辭以自寫其衷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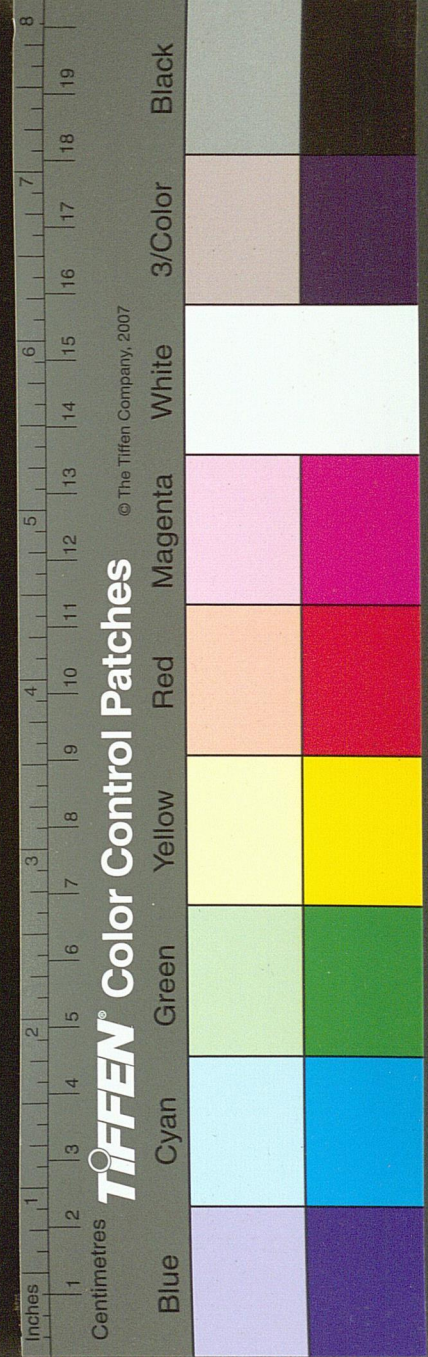
此段敘屈原廢放憂思惟悴之狀

枯槁 惟音樵 悴音粹

放斥逐也 憔悴 黑也 枯槁瘠也

序講

屈原初心本欲立朝以君君今被放逐則忠愛之心益不得遂於是遊於江潭



行吟澤畔以發洩其不得於君之憤夫心者
顏色形容之主也心既憤悶則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有不能免矣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

斯 父音甫
與音予

漁父捕魚人也

序 江潭澤畔有漁父焉曾識屈原今見顏

子乃三閭大夫也何不立朝事君何故至於斯地耶

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

以見放

序 凡人本清醒溺於貨利則濁沉於嗜慾

則醉然人人皆濁則相安於醉而不覺屈原口無奈
我之獨清獨醒異於世人之皆濁皆醉則衆
人自說反以我為怪而詫異之
是以廢棄放逐以至於此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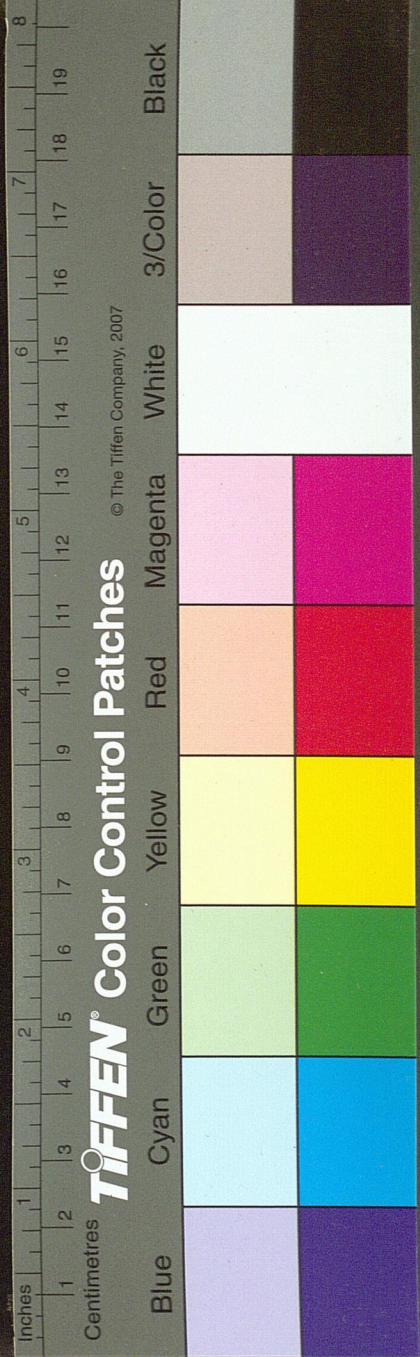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

皆濁何不涴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

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歎同

音決鋪布平声
糟音遭醜音醜

此段設漁父之問以發起通篇大意見其形容顏色疑而怪問曾音曾朝音潮此段是一篇主意世人眾人暗指楚之君臣濁指溺利欲言醉指無知識言此段言已不能和光同塵而設為漁父以諷之



夫音扶

凝滯窒礙也與世推移屈伸變化與時偕行也
也澗沒也泥在水底波在水面言浮沉於濁
中仍不自失其為清餽食也精酒滓飲飲也
醜薄酒言飲食於醉中仍不自失其為醒深
思是獨醒高舉是獨清欲
自別異是白取其放逐耳
原漁父曰子之清醒以為獨異於世之衆
焉夫聖人者與物無忤者出不能必物之不
凝滯而能自凝滯於物世雖不能推移於
我而我為世道所攸寄何不可與世相推移
若予之獨醒獨清而見放逐是凝滯於物而
不能推移也世人皆濁如泥之雜於波也子
何不涓汰其泥而揚其波使舉世皆清也子
既不能舉世皆清而衆人皆如醉矣醉之放
糟與醜也子亦何不食其糟而飲其醜與衆
人同醉乎處濁世之道固宜如是奈何深長
思慮為之高舉以異於人必致身於獨清獨
醒之地自取其放逐
哉吾見子之不達耶

此段自明其清

貞絕俗而答漁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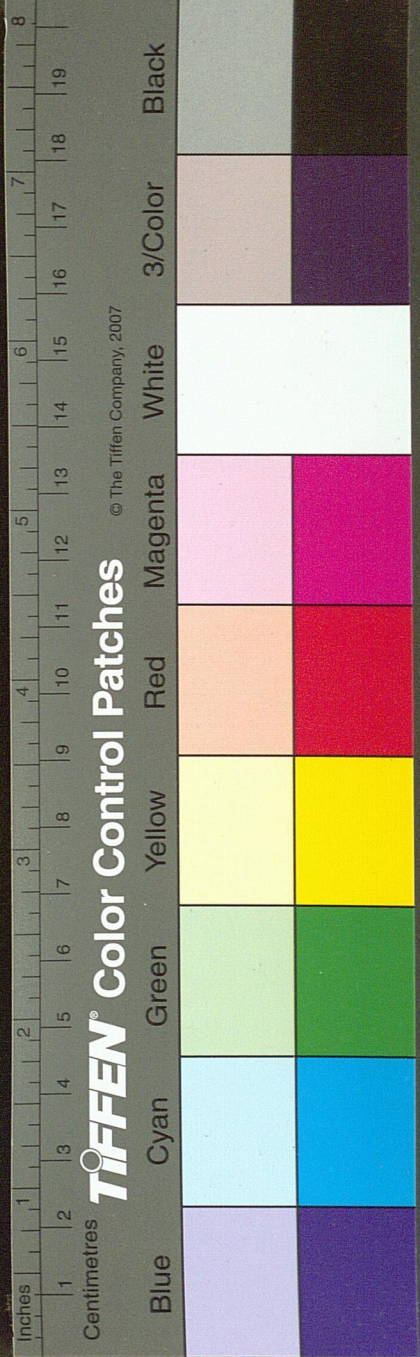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
俗之塵乎

沐是洗面浴是洗身沐浴後則身潔淨不可
再受衣冠中之塵垢故彈而振之也察察清
潔色汶汶昏暗不明也皓皓猶皎也言所
以致此皓皓之德者幾經濯磨亦猶沐浴方

古文精言

卷六

三一



不

久

三

新不能再蒙塵垢以污其
清醒之体生死不足計也

序

屈原曰士各有志不可強也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拂其冠新浴者必振頓其衣

恐穢之汚其潔也予雖不才不知幾經濯磨
方有此清醒之体安能以一日之放棄遂以
清潔之身愛物之暗昧乎如必欲予同流合
汙則毒赴湘流之水葬於魚腹之中吾之清
醒自在安能以吾皎皎貞白之操
及蒙世俗之塵垢乎此原之志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

去不復與言

借烟波無聲
異

此段總括通篇大意不
止照應
清濁二
字

莞爾微笑貌鼓叩也枻楫也滄浪水各纓冠系也

序

漁父知其志之不可移乃莞爾微笑鼓
動其槳枻而去乃自歌於舟中日滄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言世之清可以彈纓
冠而仕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言世
既濁可以裹足而退也歌畢引
舟而去已遠不復聞其言矣

評

史記載屈原作此辭之後又作懷沙賦

自投汨羅江而死篇中有葬於江魚腹中之

語意已決矣故託漁父問答發明己意濁醉

二字画出當日仕楚羣臣真面目在原非不

附
後
屈原

於五月
五日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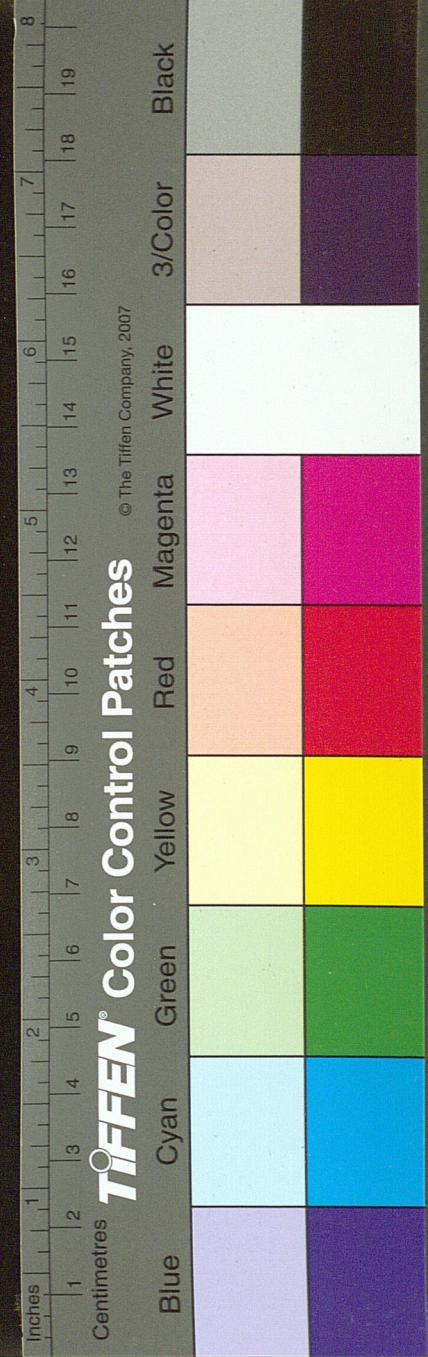
汨羅江
湘水之

後人為
蛟龍之

一
子
之
書

卷
六

十一



舟用盧
葉裹粟
以用之
遂為龍
舟競渡
之俗至
今猶常
今以糯
米裹粽
名為角
黍是也

知和光同塵可以免於罪。但自惟得此清醒之體費却許多洗濯工夫。原非易事。若入於濁醉之中。何異新沐浴者。復受衣冠垢污。與未沐浴同矣。是漁父以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也。及自言其志。而漁父亦不以為然。作歌而去。彼時舉世總無一可語之人。雖欲不自沉。不可得矣。此通篇之大旨也。

對楚王問

宋玉

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也。數不合於時。楚襄王因問宋玉而對之。以此也。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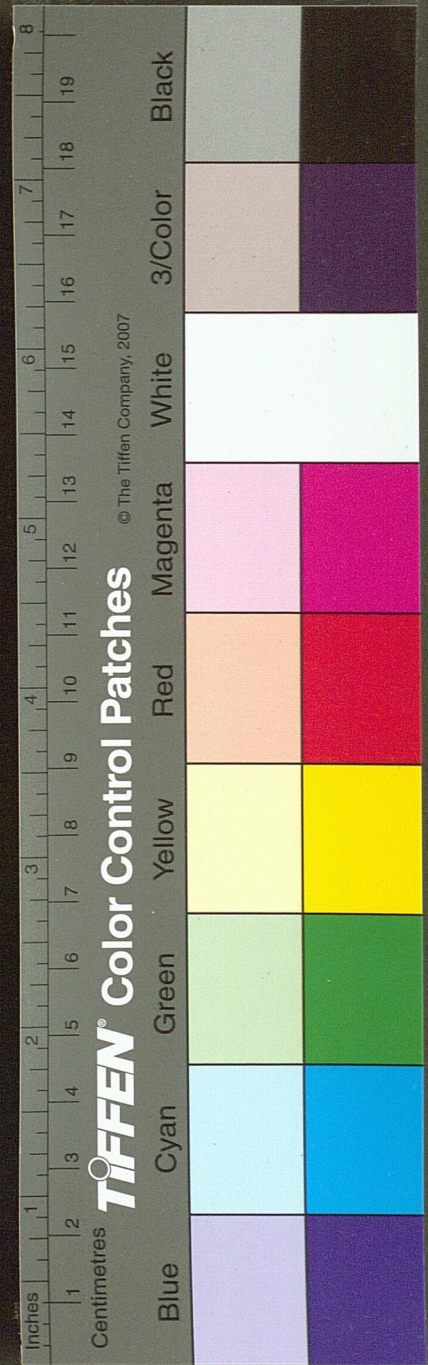
其罪。使得畢其辭。行音幸。與音。予。唯音。偉。

遺猶闕失。先生長者之稱。譽各譽也。唯。應聲有之。果有不譽。辭不譽之故。

序講襄王問於宋玉曰。士人立身。各譽尚矣。然名者。行之表也。有其行。斯有其名。今

覩先生上而為士。下而為民。何士民之多。竟無有稱譽。謂先生賢者。豈先生立身行已之

王憫恤
屈原忠
憤而死
與友景
差等作
招魂天
問等篇
以附離



騷之後

均謂之
楚辭

此段以
歌喻之

可見士
行之不

同喻行
之高潔

以非因
人所及

故不能
與之合

先分說
後總說

行音幸

夫音扶
下同

和音禍
下同

古之米言

卷六

十二

間尚有遺失而不全歟不然何以士民之口
不譽先生之甚也宋玉對曰大王之言誠是
也臣或有遺行亦未可知願大王寬臣
遺行之罪始得盡其不譽之辭以白焉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

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

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郢音引和音禍
薤音械徵音止

郢楚地名下里巴人是二曲名最下者和是
和其歌也陽阿薤露亦曲名是中等者陽春

白雪亦曲名最上者商
羽徵皆五音中之名也

序講大王以無譽歸臣為臣有遺行臣請得
畢其說夫楚都大王之國也而知有郢

四方之客畢集焉臣楚人也而知郢中之有

歌者其始為下里巴人是曲之鄙俗最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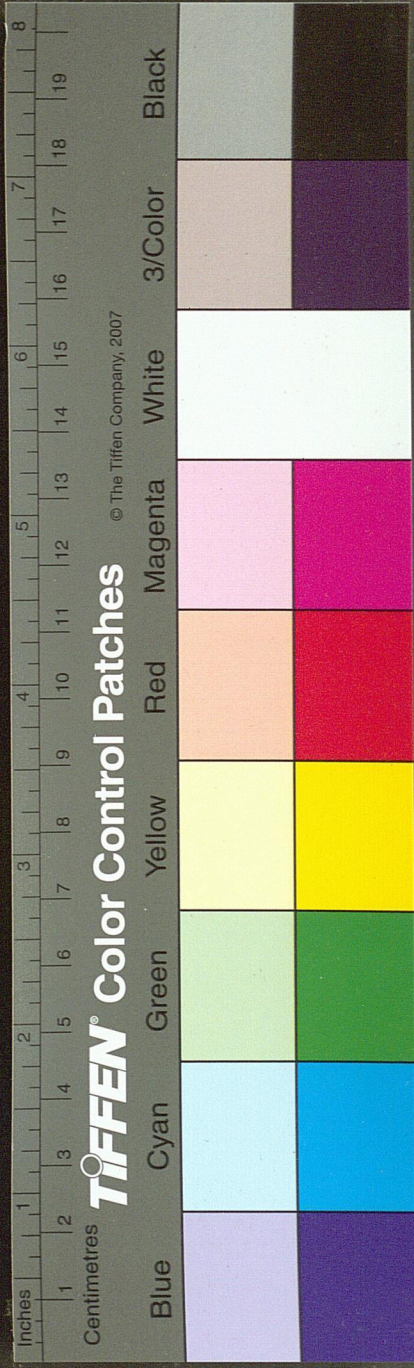
人皆知之國中之人無論生於斯客於斯但

聞其歌而皆易知且和也故和之者不知其

幾不下數千人客又為陽阿薤露之曲是

等之曲也國中之人從而和者尚有數百人

及其曲而為陽春白雪是曲之上者國中
人知之者寡不過數人及客又為五音協律
聲調鏗鏘引之以商刻之以羽或變宮變徵
之聲則國中人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夫
始而下里巴人繼而陽阿薤露繼而陽春白
雪引商刻羽歌以屢變而高和者始以數千



繼以攻百至於數十數人和以遞降而滅其故何也因是知曲調下而和之者衆曲調高則和之者寡矣夫士行之不同乎流俗者殆猶是曲高和寡矣

富原用如許語

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

富原用如許語

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籓籬之

寫鯢用如許語

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

寫鯢只用尺澤二字

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夫音扶下同暴音薄

鷄小鳥鬣魚之鬣鬣也崑崙碣石二山名水

之發源處孟諸數澤也書作孟諸鯢小魚也

夫音扶
下同
行音幸

原講

夫士行不同不獨歌之為然也觀夫鳥

鳳之飛也上擊九千里惟飛之高所以斷絕雲霓以背言之若負蒼天以下言之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迥非凡鳥可及也至籓籬之鷄飛鳴有限豈能與鳳料天地之高哉當鯢魚之遊也朝發於崑崙出水之源而暴鬣於碣石之地暮宿於龍門孟諸大澤之河其一日之沫遊不知其幾千萬里迥非凡魚可及也至尺澤之鯢遊行有限豈能與鯢料江海之大哉人之與庸俗不同何以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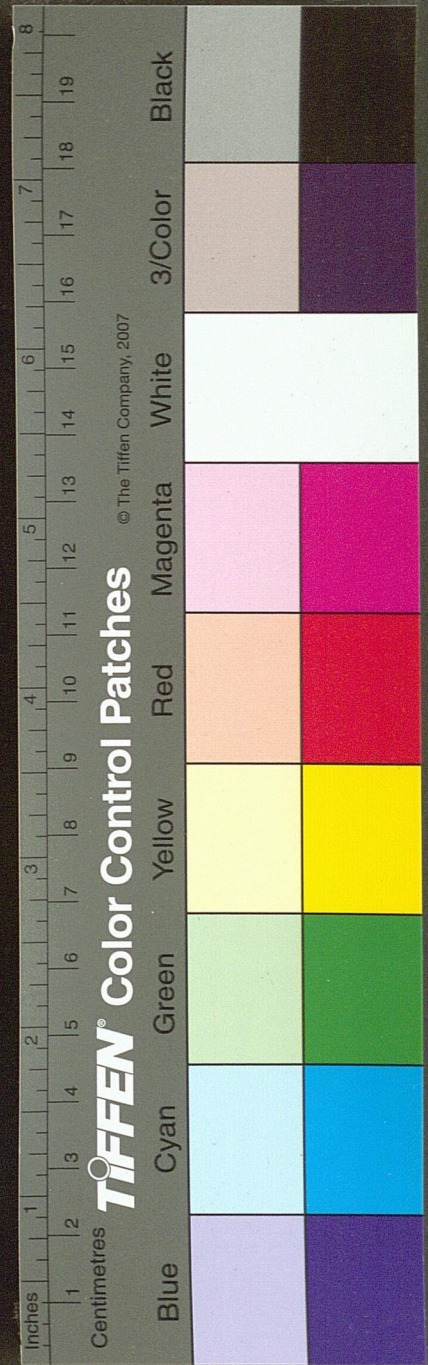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

解遺行

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

貼不舉

此段方
結亡之
不同於
人而人



古文精言

不譽之故 為哉

行高由 於品高 不合於 俗由於 俗人不 能知二 喻又推 進一層

厚講

夫鳥有鳳而魚有鯤不獨魚鳥為然也即於人之中而稱為士者亦有之是以聖人立意至大制行至美超然萬物之表而處於不求人知而人亦卒莫知之此聖人所以避世無悶也彼世俗庸庸者流又安知臣之所為而稱譽之哉此臣之所以不見譽於士民衆庶之口也大王知此而臣之行可白矣

評曰

惟賢知賢士民口中如何定得人品楚王之問以不見譽之故宋玉之對由不合於俗把一班俗人伎倆見識盡情罵殺豈不快

說難說音稅 秦文

韓非

韓非韓國之公子也為人口給喜刑名法術之學典李斯同事荀卿上書秦王秦王不用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乃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凡十餘方言說難者知說人主之難而審其自進言之當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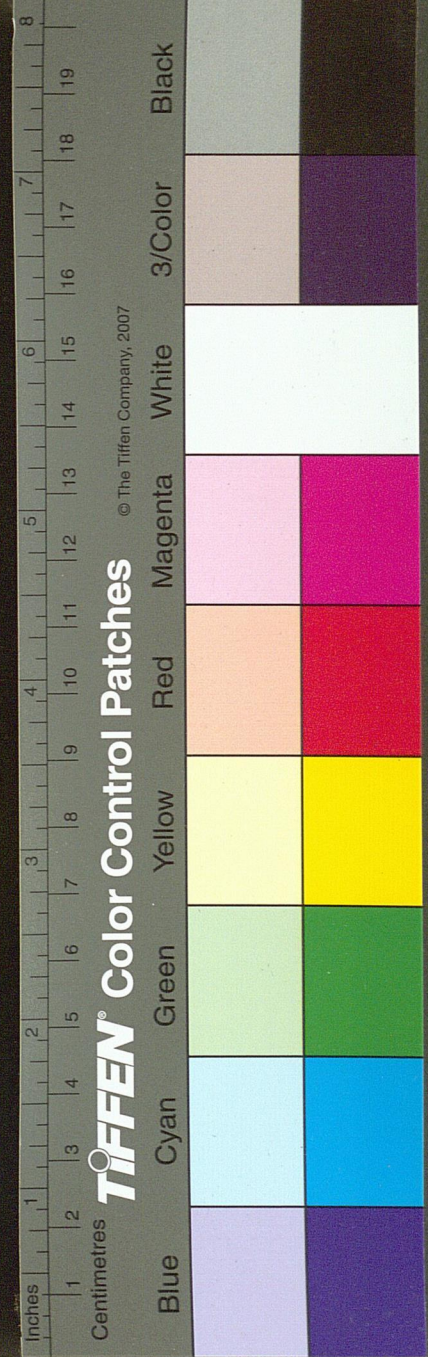
此段先言說之難不在此數端以起下文說難之故

難也

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

橫佚猶縱 橫放佚也

此三者



近取諸
身可以
自非故
猶非難

此段申
言說難

序講 凡說之難，人皆知之，以為難於立說，難於明吾意，又難於盡事之情，不知說之所以難者，皆不在此，故非謂吾知其事，而有所說之難也。又非恐其不明吾意，而辯之之難也。此皆不難說之，所以難者，必有在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各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各高，則陽

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序講

夫說止用吾意以言之，故前此三者，不足為難也。既不為難，則說之當易易矣。

不知人各有心，心不易知也，而說之者，須明人君之心，而後可以吾說合其情。此說之所以難也。使不知吾所說之心，而漫說之，故有為名者焉，有為利者焉，有名利俱為者焉，使人主之心，本欲博聲譽，以各為高者也，而說之者，不知心在於名，徒以厚利說之，則見其人品污下，而以卑賤遇之，必棄之遠之矣。人主之心，本欲求富強，以利為厚者也，說之者，不知心在於利，而徒以名高說之，則見其人迂無當於事情，必不收其所說矣。此二者皆

四解

預先結過下再起

三解

二解

二解

一為各高一為厚利猶易知也然又有名利兼收者其心實為厚利而外則顯為名高使說者止為名高說之縱言無可議而意不相符疏之不可也勢必外示尊崇以收其身而心實疏之矣若止以厚利說之則意或相投而言不可以示衆勢必內衆利便以陰用其言而外則顯棄其身矣凡此皆說之難不可不知也此上見說之難以不可不知為一結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

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

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

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

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

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

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

為止之以其所必不能已者身危大音扶與音預疆強上声

密祕也泄漏也噤隱也渥周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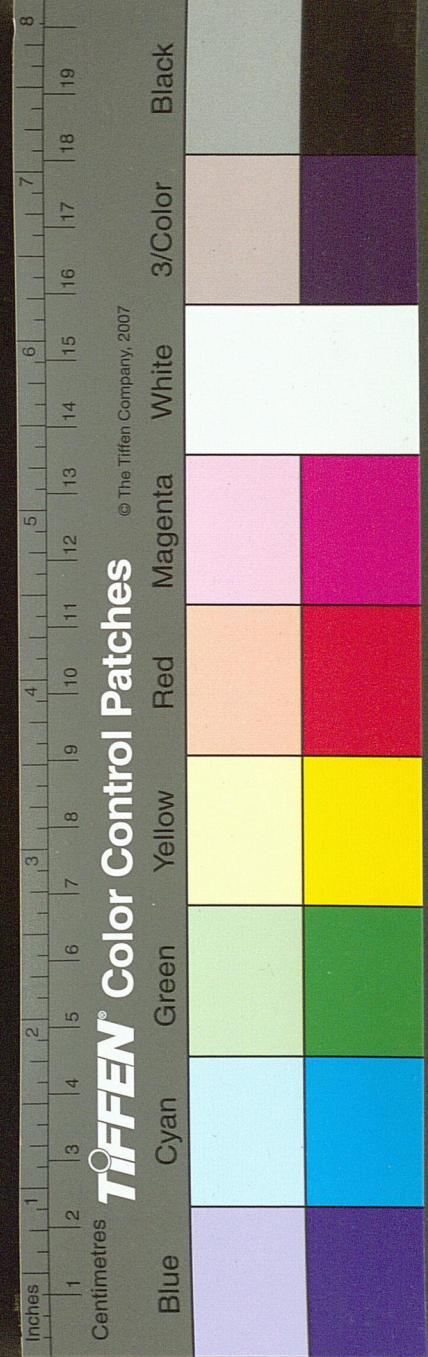
原講夫說之原欲所說之有濟也而遂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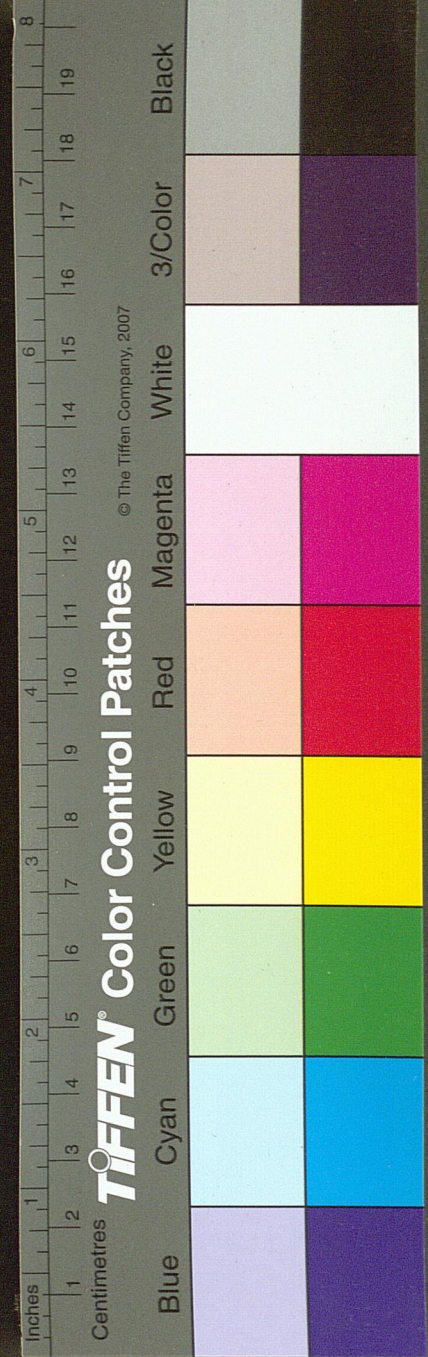
密始成猶之言語泄漏而事敗其敗也未必說者有意而泄之或以語及其所不欲明之事則人必以窺吾之隱矣如是者身危人主之過方有其端尚未昭著也而說者竟明言

此段再申言說之所以難此言身危六段即下文所云

甚者為戮之意

大音扶下同





強上声
下同

此段又
所說

之後引美善之議以推其惡則人必以為揚
吾之過矣如是者身危其或人主之恩澤尚
未周渥也而說者所言之事若極知之者是
成敗俱無所利矣何也說行而有功則不見
吾之德說不行而事敗則又疑吾言之如是
者身危貴人有事未必其成也然心以為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使說者與知焉則恐其
功之不白也出也如是者身危或貴人顯有
所事欲自矜其獨斷也而說者與知焉則恐
旁參其功矣如是者身危貴人有必不可為
之事強之以必為者有必不可止之事強之以
必止則勉強之極而貴人心必不可止如是者
身危以上六者雖見說之難而亦皆進說
者之失也曷不因說者之心而視之者乎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

者之心
而益見

其難也
論尊貴

之短似
涉於萬

間親信
論卑賤

之長似
嫌於明

賣官爵
論其素

嗜好之
事如駒

忌以鼓
琴見齊

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

以為嘗已徑省其詞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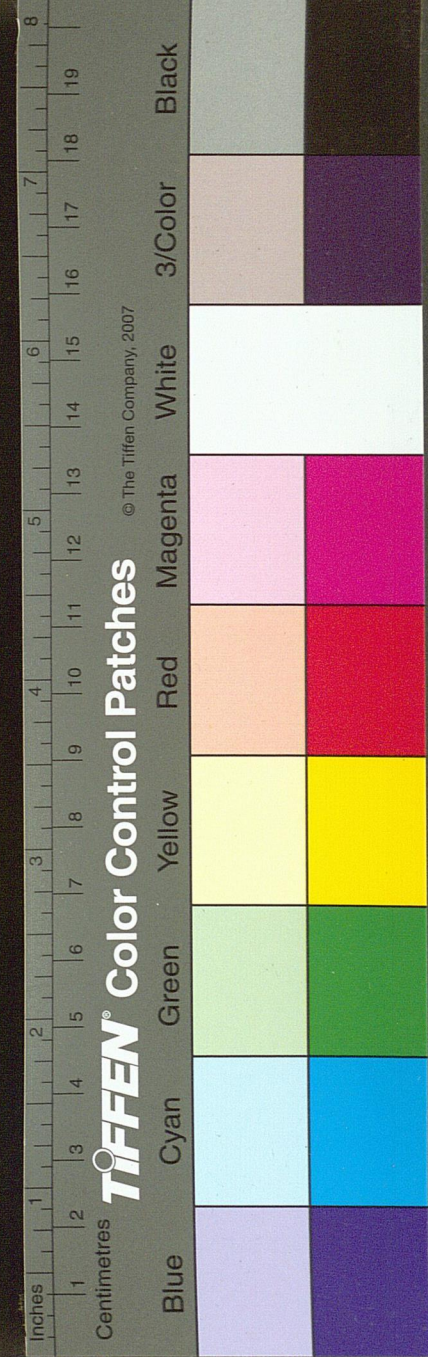
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

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間音諫怯音區
倨音句

序講夫進說者不同而聽說者亦異故與之

而心疑以為說者之以疏間親與之論細人
之當用不以為細人之當用也而心疑以為
說者之鬻吾權君有所愛也因而論之又疑
其借資以求用也君有所憎也因而論之又



古之米言

卷六

廿八

威王論其素

疑其崇已以探意也或直捷以陳詞則事端

不居之

辨以引證則非俄頃之可及君必厭其煩言

事如商

而倦於久矣君意有所向即順其意以論之

鞅諫秦

則必以為怯懦而不盡事之情君心有未明

死以帝

慮事廣遠而橫肆則見其不識大体而倨傲

道王道

侮慢之凡此皆說之難不可不知者此

試之

上又見說之難而以不可不知再結之

此段始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

又根上

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

文所說

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

之心而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

分析之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

益人主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

行事各

與人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

有其所

與人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

貴重所

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

羞恥處

不疑申同伸

疑如此

飾粧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微也所醜所

始得人

羞恥也槩所以平斗斛者猶俗言兜頭一蓋

主信用

也悟言起悟之言辯知二字承篇首吾知吾

矣就進

辯句來言非吾知吾辯之難申其辯知尤難

說之初

辯句來言非吾知吾辯之難申其辯知尤難

言

辯句來言非吾知吾辯之難申其辯知尤難

以上俱

視所說之人彼必有所醜也當知其所敬從

難

隱滅之何以知其然也蓋彼以計自知旁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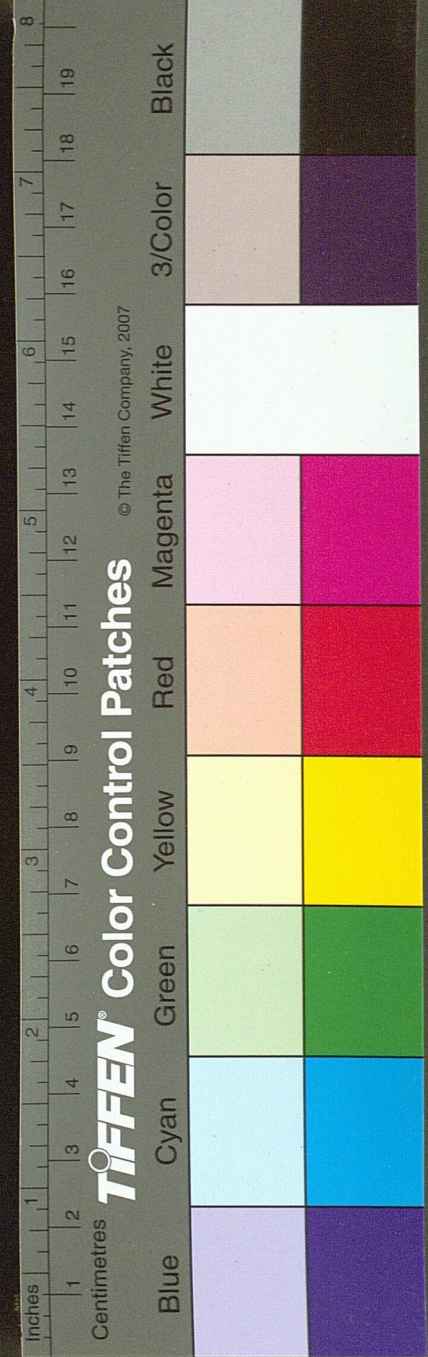
言說之

其計不可也而遂無以失誤窮之彼以斷自

古之米言

卷六

廿八



勇代籌其斷不可也而遂無以相敵怒之彼
以力自多無不可行之事也而遂無以難成
而扞格之不獨此也而進說者又自有術焉
故事有當規者不即其事以規之而規異事
典同計行有當譽者不即其行以譽之而譽
異人以同行則規之譽之不即不離使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是戒是飾之無傷也雖有與
之同失者則明飾其同失之人乃有失也是
委婉曲折將順不違其所以然者蓋以大忠
志在匡君无所用其拂逆之詞一言悟主无
所取於擊排之論以其知所說之心而後乃
伸其辯論之知焉此人君所以親之不可得
疏近之不可使遠而終无前此
之疑此說之庶可以或行矣

此段方
言說之

知盡之難也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

成尺字
承稿首
橫汰能

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

言非敢
於橫伏
能尺之

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其所以
當尺之
時為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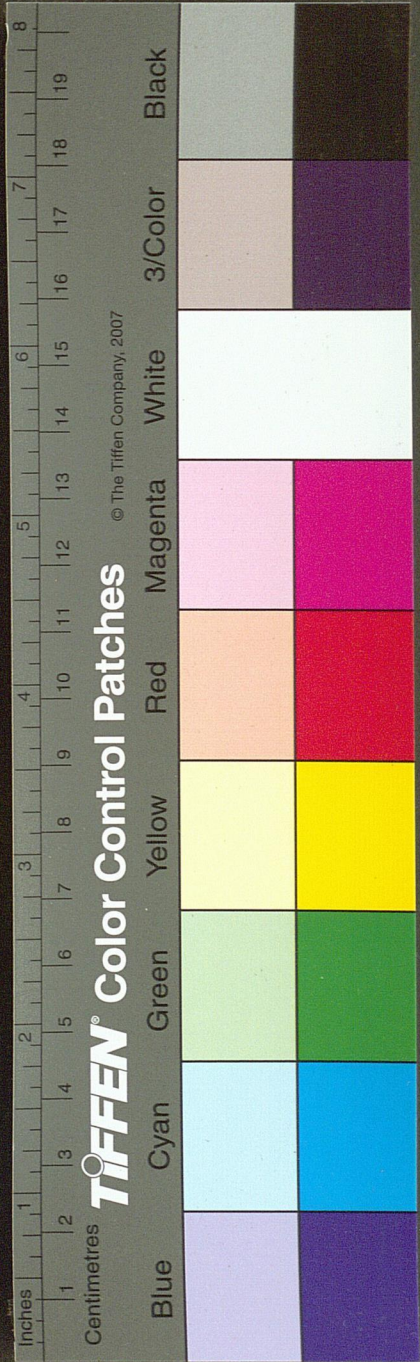
尺謂尺言飾其身謂取富貴以榮華其身也
相持即曠日彌久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

難必得
也此乃
就信用
之後言

君臣道合得曠日持久而以誠感於君而君
之渥澤周浹於素可以深計而君不之疑交
爭而君不之罪如此然後乃進其說焉其於
是非利害乃得直指之而後爵祿可保以此君臣
一心都俞吁咈此謂說之有成也而說豈又
易言

易言
之哉

之哉



此段引
尹奚作

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於其上也故此

證以見
欲說成

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

不不得不
太之意

其汚也則非能士之所恥矣

必所於
正之用

序 夫君臣之不易合而說成之難也或者

不用
引證上

百里奚觀之由後而論尹以伐夏奚以霸秦

文委曲
行說之

以割烹要湯奚曾為晉穆姬以媵秦是為庖

要音邀
管音層

功業冠於古今皆所謂聖人也夫聖而至於

冠音貫

乃尹奚於初猶不能無役於其身而為庖為

夫音扶

曲已以求之固非能士之所恥而不屑為者也

此段引
宋人與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

邦武公
以見如

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

也
證上文

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

不知所
說之心

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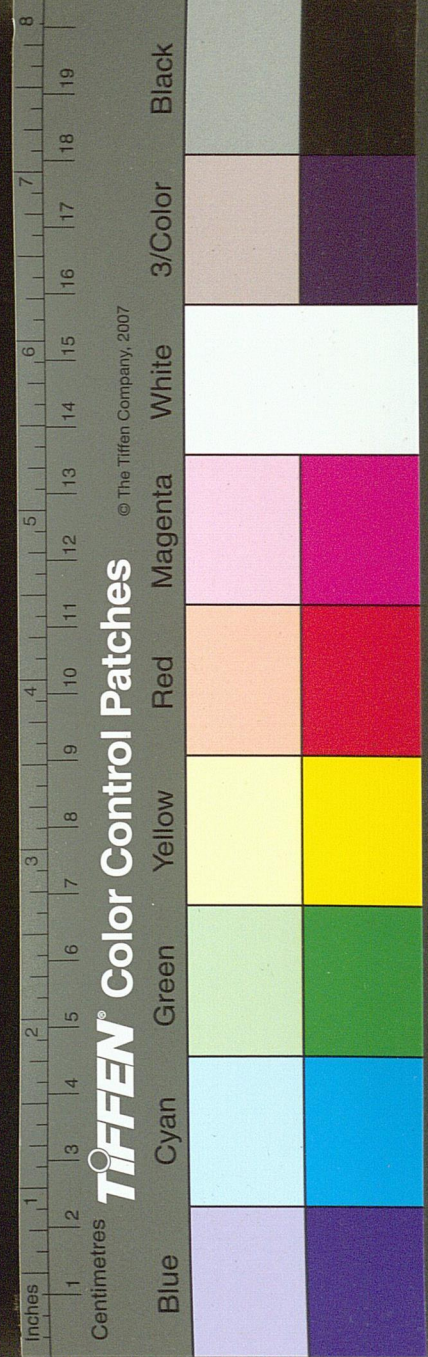
言進說
二大段

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者當知
所以自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

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



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知音

去聲當去聲處上聲

三音扶下同

事去聲

厚薄 夫聖人猶此涉世之汚而知說之愈難矣然知說之難者又當知有親疏之辨昔宋有富人天雨壞牆因雨尚未築也其子曰家既富厚無牆以圍之其何以禦盜即鄰人之父亦云此猶閒論耳不料至夜果有盜入遂大亡其財富人乃思其子先有是言而甚智其子又思鄰人之父亦有是言因疑盜者必鄰人之父是同一言也而親疏異矣不獨親疏也而又有誠偽之分昔鄭武公本意欲伐胡恐胡有備乃以其女妻胡君是以計餌之也又恐胡不見德因明問於羣臣曰吾欲用兵以伐國誰可當吾之伐者其臣關其

思不知是計遂明言於武公曰胡可伐夫伐胡是武公之本意胡可伐亦開其思忠告之言也武公乃戮關其思曰胡乃兄弟之國了言伐之何也是示鄭之親胡使胡不備鄭因襲胡而取之是一言也而誠偽分矣夫鄰人之父與關其思之言其說之之智皆當矣惟不辨親疏誠偽之不同所以甚者見戮薄者見疑由是觀之則說之知者不難而難於處說之知者不可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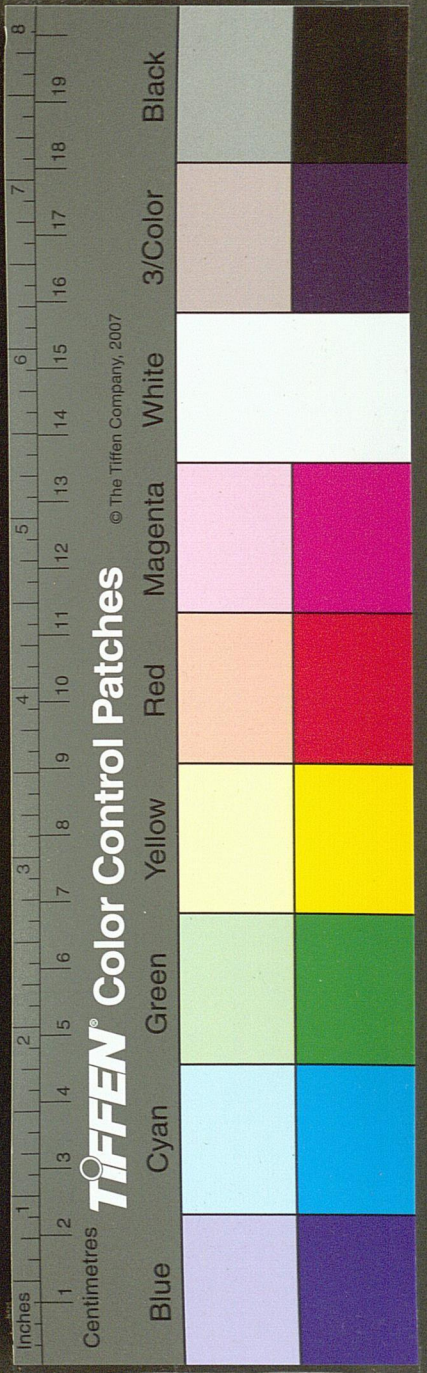
敘事法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

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

子瑕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

此段再引彌子瑕以見必知之難又當知有愛



憎之別

此證上

文飾故

滅醜一

段言遊

說者之

功罪死

於人主

之愛憎

必察其

愛者而

後盡其

辯知不

然鮮不

取罪

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

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

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

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別音越 行音幸

彌子瑕衛靈公之侍臣竊盜也別斷足也

序講 夫說難不獨見之宋人與鄭也昔日彌

子有竊駕君車者罪至刑足法立而無人敢犯

犯之無有赦之者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既聞不顧犯法遂恃愛矯君之

命竊駕君車往視母也衛君聞之不但罪

其矯駕且又贊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

罪他日又與衛君同遊於果園彌子食桃而

甘美以不盡之桃而奉君此大不敬也乃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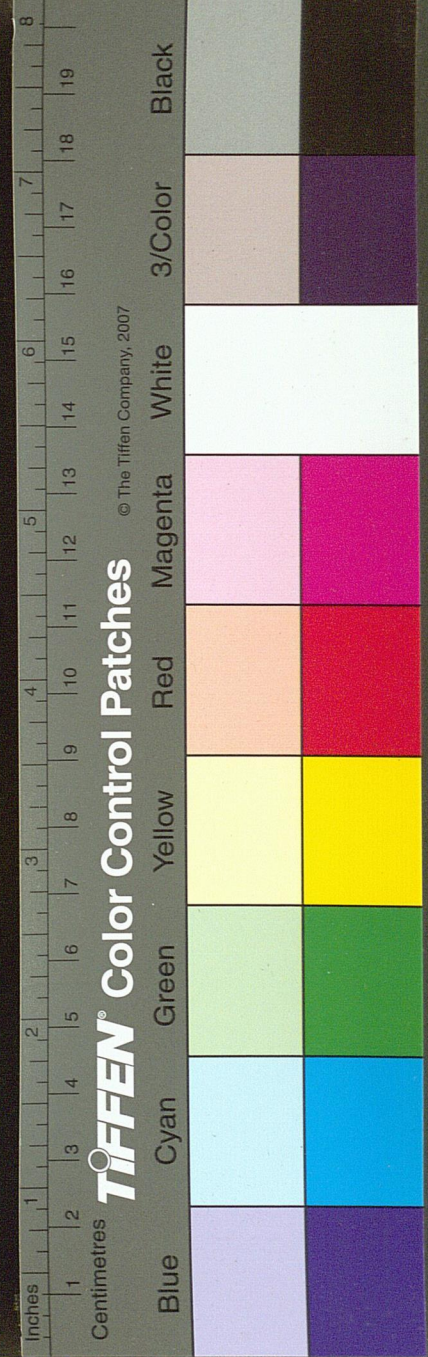
不以為不敬而贊之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嗜

我夫彌子之色已衰矣而君之因色衰則愛

也及彌子之色已衰矣而君之因色衰則愛

此段即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憎之至
變而申
言之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

說之矣知音智當去聲

序講

夫資罪由於愛憎則愛憎又不可不察矣故有愛於主者則言聽計從知無不當而日加親幸見憎於主者則言悖計左罪無不當而日加疏斥大抵然也故諫說之士又不可不察愛而加親憎而加疏之主然後說之此說之所以難也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

鱗徑尺人有擾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

之者能無擾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擾音莫犯也

序講

夫不察人主之愛憎而說之是無異擾龍之逆鱗矣故龍之德乘風雲沛雨澤然龍亦蟲之屬也固可馴擾狎習而騎之然龍之喉下有逆鱗其長徑尺人若擾之必致殺人夫主人主猶龍也人主之怒猶龍之有逆鱗也使說之者能知所說之心飾所敬滅所醜至周澤既渥之後而說之必不致擾人主之逆鱗何患說之難又問患其說之不成耶

評曰通篇拏定難字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

引起層層洗發第一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

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於人主之心則

求合難第四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

逆而見
說之難
也

此段以
擾龍之
逆鱗收
結以喻
人主之
心不可

附攷
韓非書

成上於
始皇始

皇惡其
詭譎因

李斯之
譖僞令

自殺其
人雖云
而其書
行於世
大抵皆
深謀慘
烈之言
也



不相投則見信難第七段謂進說之術在於
明人主之得諱人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
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施虜蒙恥
周旋九難之極第八段引鄰父關其思不善
處知明迎合之難為五六段證第九段引衛
靈公愛憎至變明要結之難為七段證末段
以龍為喻搜鱗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
處看來遊說之術從未有描寫曲盡如此也

諫逐客書

秦文

李斯

說音視
下同

為音位

此段是
敘穆公

不逐客
而用客

成功之
君取賢

李斯楚人也荀卿之弟子西說秦拜為
客卿會韓人鄭國來說秦王作汪概渠
王用其說而不用兵數年韓得以安已
而覺秦宗室大臣皆勸秦王曰鄭國說
秦作渠實為韓也他國之人來爭秦者
大抵各為其主遊說於秦耳請一切逐
客李斯亦在逐中故上此書諫无逐客
於是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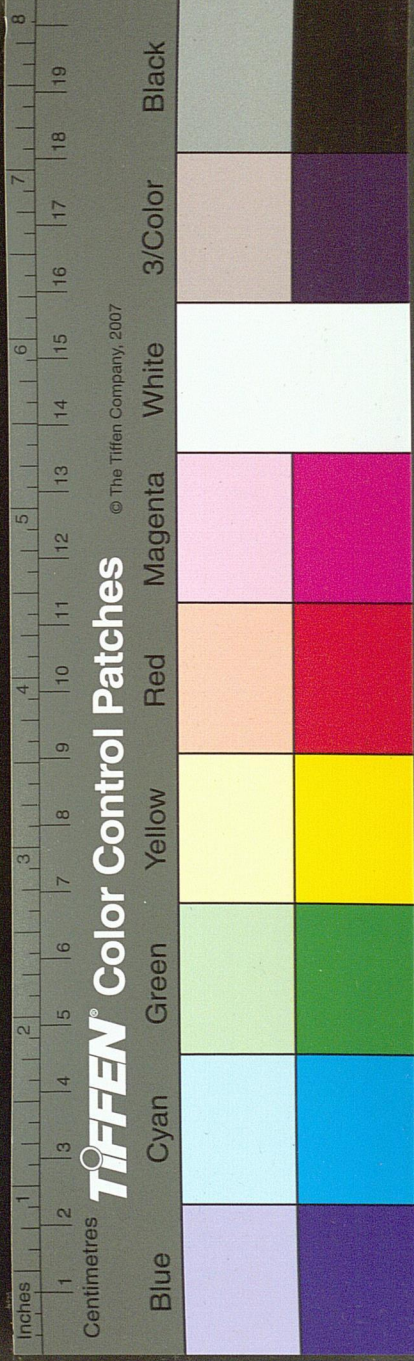
句作冒

首者二字領下四段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

邳豹公孫枝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

首段諫逐客而用客本意下段更不復出



才於四
方賴以
成霸

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由余西戎人來降秦百里奚晉人
晉人入秦後亡秦走宛穆公曠回

序講

明甚今因韓人鄭國而吏議逐客臣竊
以為過矣若以今日之逐客為是則昔日之
用客非也必遠觀他國即以前秦之先王
言之昔者我穆公求士不專求之本國也由
余西戎人也仕於戎而取之於西百里奚虞
人也賈於宛而得之於東蹇叔宋人也迎而
用之邳豹公孫技皆晉人也求而用之此五
子者皆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以為客賴此五
子之力并吞二十餘國遂稱霸於戎是穆公
未嘗逐客也

此段是
敘孝公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不逐客
而用客
成功之
君二

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至今治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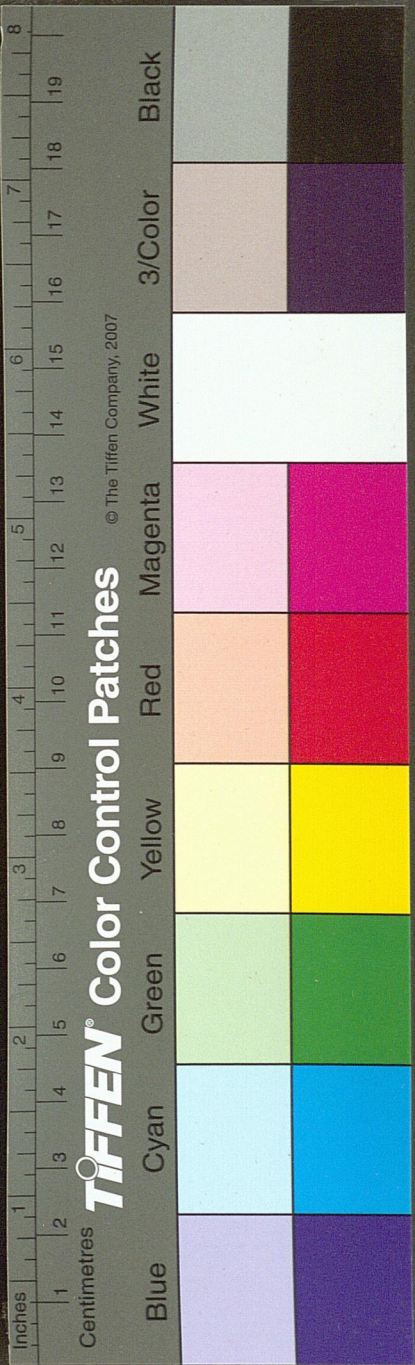
樂音洛
殷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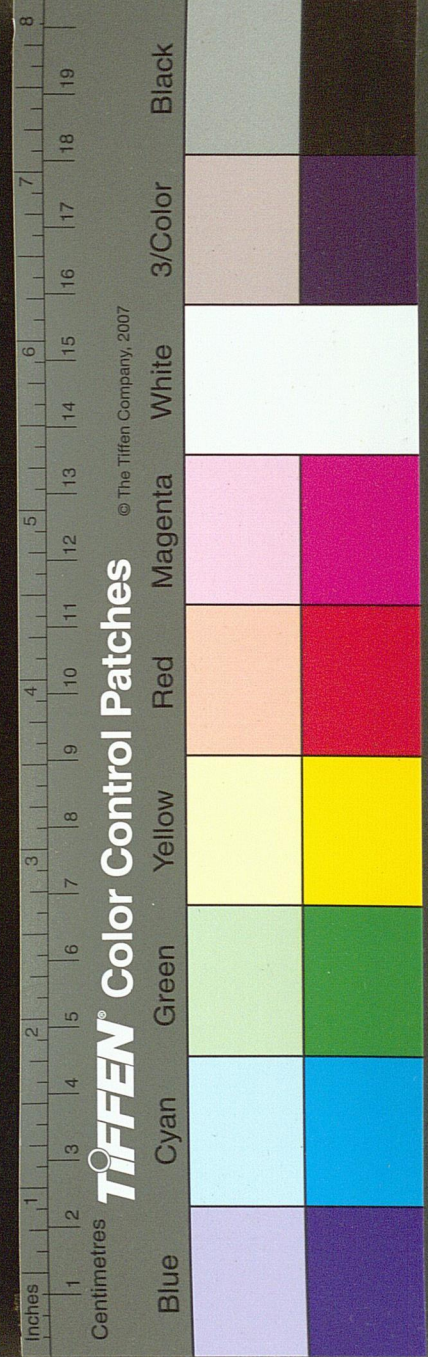
序講

我先王之不逐客者不獨穆公也昔者
我孝公之用商鞅亦非本國人蓋衛人
也乃用之变法强秦以致移秦之風改秦之
俗民日殷盛國日富強不但秦之百姓樂為
之用即各國諸侯莫不親服故征伐楚魏之
兵大破其師得地千餘里直至於今號稱治
强皆商鞅之力是
孝公未嘗逐客也

此段是
敘惠王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不逐客
而用客
成功之
君二

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套制鄢郢東舉成皋之險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而事秦

功施到今并音柄
從音宗

三川秦晉交界之地巴蜀地名上郡韓地漢中秦蜀之交鄢郢二邑名楚地也成皋魏地膏腴肥美也壤土地也從合六國以抗秦也

序講我先王之不逐客者又不獨孝公也昔者我惠王之用張儀亦非本國人蓋魏

人也乃用其計遂拔三川之地以言乎西則并巴蜀以言乎北則收上郡以言乎南則取漢中其所取疆域之遠直包乎九夷之外控制鄢郢之地以言乎東則取成皋至險之區

而張儀以計舉之以致四方諸侯咸服其合從膏腴之地以相賂而求息於秦遂散其合從離六國之交使之西向而事秦則皆張儀之功不但顯於當年其聲名直施至今為烈是我惠王未嘗逐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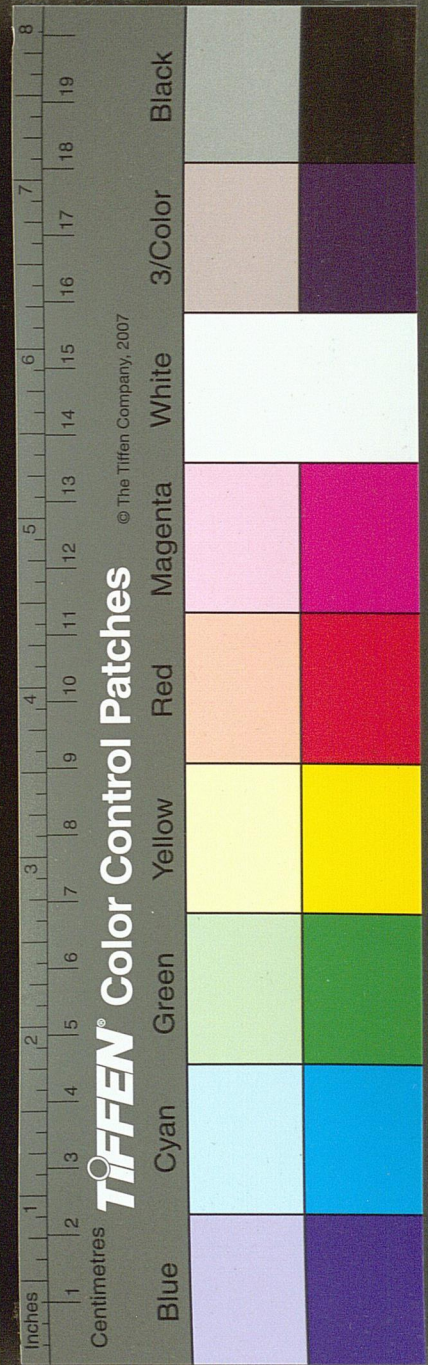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穰音羊

穰侯太后弟魏冉也華陽君昭王弟于戎也俱擅秦權

序講我先王之不逐客者又不獨惠王也昔者我昭王之得范雎亦非本國人蓋魏人也用為客卿听從其計乃廢其舅穰侯逐其弟華陽君去權臣收王威公室由此而強

此段是
敘昭王
不逐客
而用客
成功之
君四



古文米言

卷一

四十一

私門由此而杜，因得并吞諸侯如蠶之食桑，葉不勞費力，使秦成帝業，是昭王未嘗逐客。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

經上正收 總正再反跌

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

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內音納

序講

秦之先王穆公、孝公、惠王、昭王，此四君所以強秦者，皆因能用由余百里奚、蹇叔、邰豹、公孫枝、商鞅、張儀、范雎之功。由此觀

是正收 先四句 下文 文以起 總結上 正一反 此段一

之秦，不逐客而客亦何負於秦哉？向使此四君者，却他國之客而不納，疏他國之士而不用，則民何由而殷盛，國何由而富強，膏腴之地，何由而割，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亦不能併同拔地蠶食諸侯，所以無疆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

與上此五子者不產於秦，想必
隋、隋侯之珠，和、卞和之璧，服佩也。太阿、寶劍，名是楚寶也。織離，良馬名。產於大宛國。翠鳳，是翠毛為鳳形之旗，出粵地。鼉，南海中之大魚也。皮可以冒鼓。

序講

觀於昔之先公先王，藉客力以強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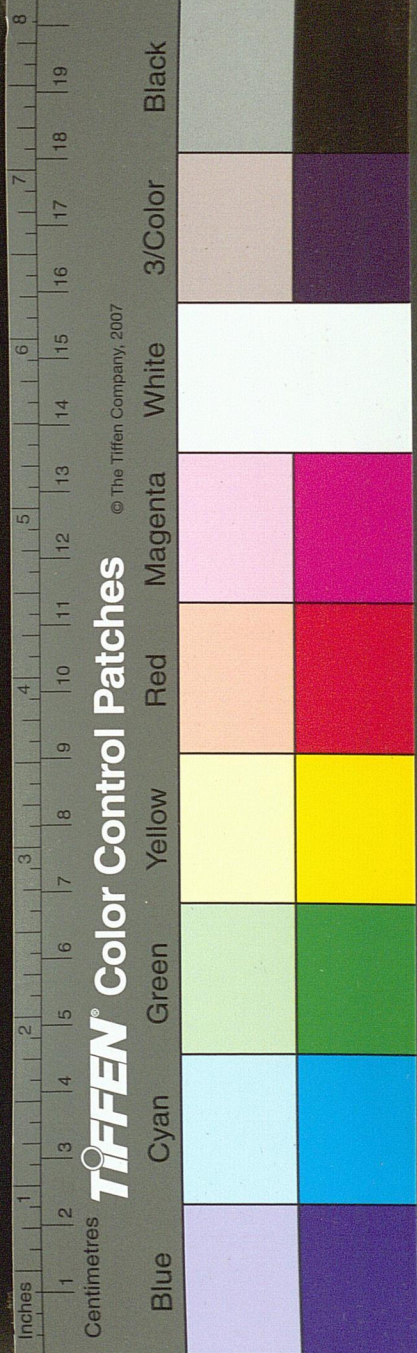
當逐，即今陛下所用之物，喻之陛下所致之玉，出於崑山之岡，所玩之寶，隋侯之珠，卞和之璧，垂帶之珠，夜光如明月，所服者太阿之寶劍，所乘者織離之良馬，所建之旗，用翠羽

此段是 言呈不 產於秦 而秦于 悅用之 喻士亦 不生於 秦而秦 王棄之 而逐客 把秦工 喜用他 國之物 辨起 行文之 法此可

古文米言

卷一

四十一



徑接快

意少曲

折非先

奏文字

此段又

把前意

反振重

發上文

寶不產

於秦再

層

反證一

層

朝音潮

好去声

此段承

上文趙

國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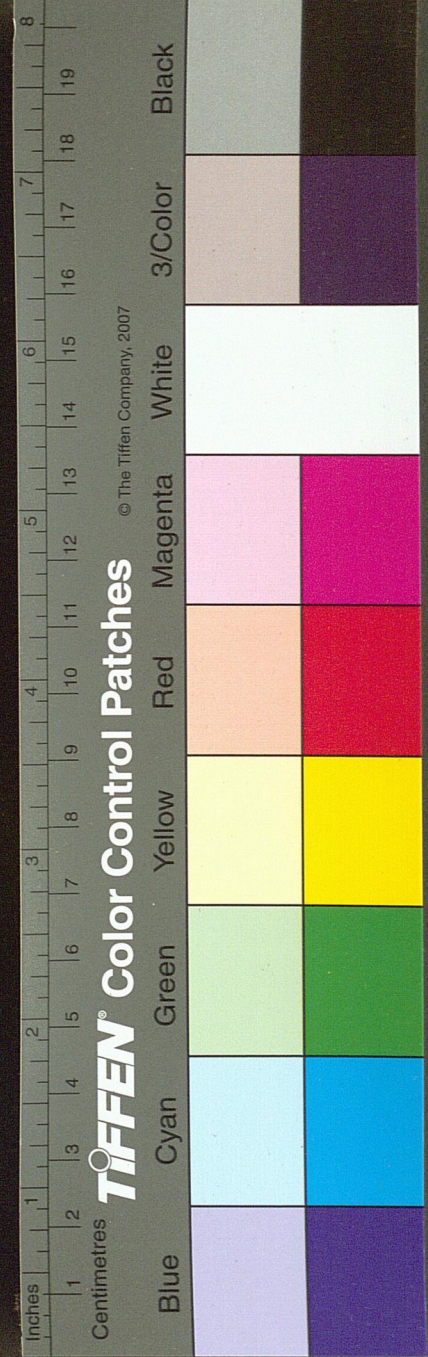
不充後

作鳳形以飾之所樹之鼓用鼉皮以冒之此
數寶者未嘗有一物生之於秦陛下宜擴而
弗用也而陛下獨悅
而用之其故何也
上順說此文忽然一轉說文法跌宕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
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
駿馬馱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
靑不為采朝音潮好音浩馱音決騃音提
趙女是趙國多美女馱騃良馬
名是北狄所產者廐養馬之所
如陛下所用之寶必生於秦國然後可
秦之朝延犀象之器出自外國不可以為秦
國之玩好而趙國之美女趙自用之不可以
充秦之後宮駿馬馱騃生於北狄不可以安
秦之外廐金錫出於江南秦不取之以為用
丹青出於西蜀秦不用之
以為采矣而秦果如是乎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
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繡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立於側也簪音尊外兩无傅音附
珥音耳繡音縞璣音了
宛地名簪首笄連冠於髮者玼珠不員者珥
是耳環所以塞耳阿東阿齊地也繡繪帛之

古文精言

卷六

四九



此段又

精白者飾領緣也佳冶
窈窕姣媚之態艷麗也
如陛下所必需但以美女言之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矣陛下之心意悅陛下之
耳目者如必出於秦國然後可用則是以宛

地之珠飾簪以傳玳瑁於耳環齊東阿之婦
帛為衣以錦繡為緣飾皆非秦之所生且勿

論他國之寶不進於陛下之前而隨秦國之
俗以安秦國之化即若佳冶窈窕之趙女

不立於陛下之側也而陛下果能如是乎
凡在三四層諸賦卷七此與前卷列照

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
落七自易大意

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
以韶虞與鄭衛說此戰國凡言

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

此段又

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夫音扶搏音搏
髀音彼从鼻

再辨一

缶瓦器也搏擊也髀股骨也嗚也歌声也鄭
衛二國有桑間濮上之音皆淫亂之聲也節

樂字

舜樂舞象
是周樂

夫音扶

陛下之所用者豈止寶與美色不出於
秦哉夫秦俗擊水甕叩缶彈竹箏擊

股骨其歌声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
衛有桑間之音舜有韶樂周有舞象雖雅俗

不同皆異國之樂也今秦棄擊甕缶之聲而
歌鄭衛之桑間退彈箏之音而取韶虞舞象

之樂若是者何也快意之聲當陛下之前不
計其不出於秦但取其適乎魂听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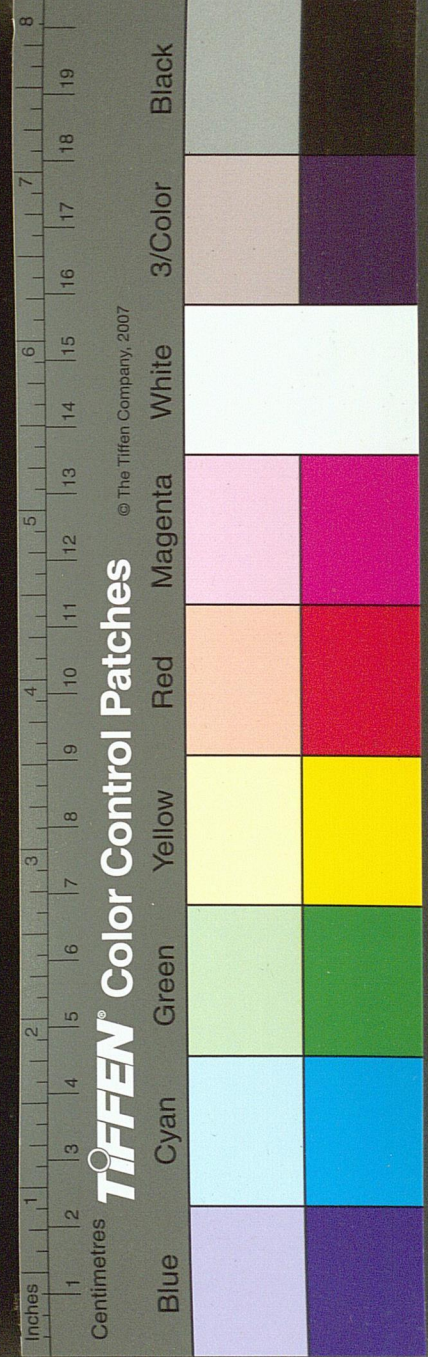
此段方

入正意

古文書言

卷六

五十一



色樂珠
玉總括

上文
把入典

物相較
所以痛

言逐客
之公不

亟垂輕
大為失

計自
致此山

五至此
層翻跌

此段是
言至者

能用天
下之士

客不必
逐首三

句喻士
多有益

於國家
古帝王

得兼收
之益纔

是跨海
內制諸

侯之術

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

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術也

序議

夫宝也色也声也皆不必出於秦而取

之可用不可用不論其計之或曲或直但以

其非秦國之士則去之為客於秦者則逐之

然則色樂珠玉不過娛心意快耳目之具也

而陛下之所重者在此若他國之士出其才

略可以安我人民者而陛下友在所輕而

思必逐之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

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

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

帝三王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

讓推却也

就成就也

序議

臣聞地廣則粟多國大則民眾兵甲強

而成者也惟不推却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最深合細流而就者也惟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沈之王者用人廣收人才不却眾庶故